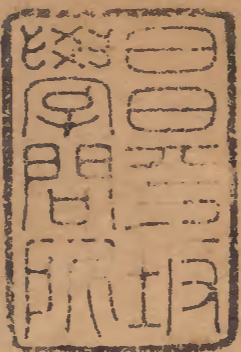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詩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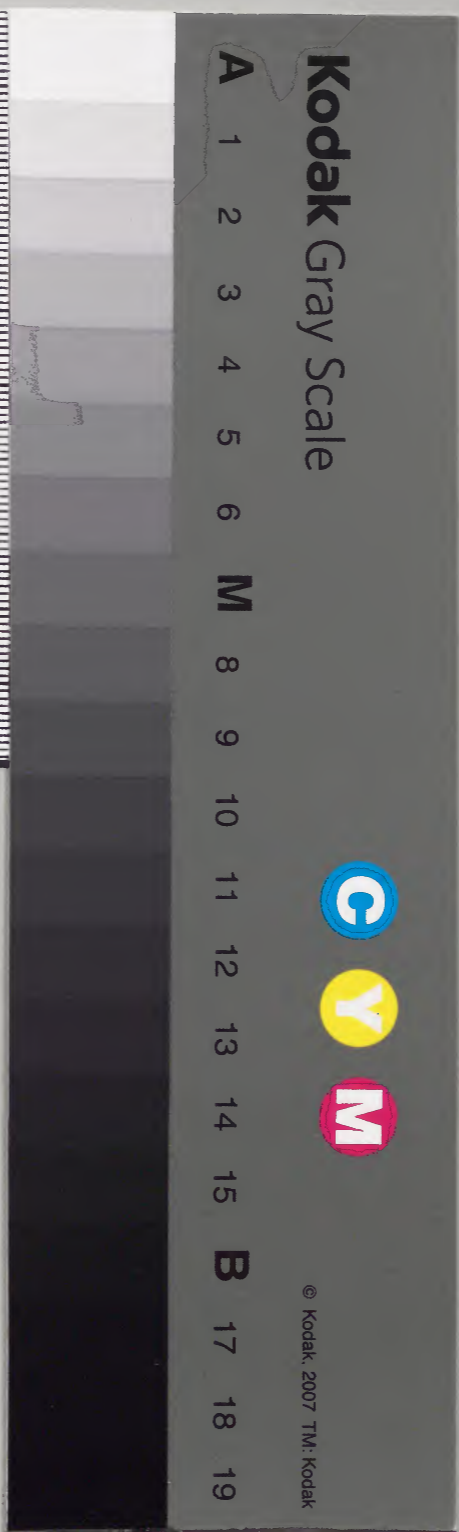
重編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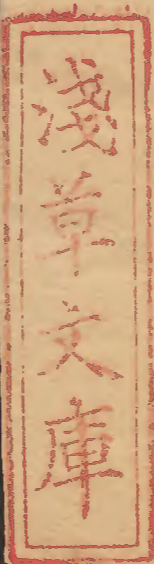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一	〇
二	七	一	〇
四	二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〇	漢
八	四	一	書
二	二	一	〇
七	四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 17 )		
函號	298	256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張隆卜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詩四

風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黃芻錄  
關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

朱子語類 詩四



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爲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爲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啟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

黃卓錄  
關雅

關雅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

錢木之錄  
關雅

關雅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壬子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錄二十二卷中

古說關雅爲王雅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雅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邵浩錄  
關雅

雅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雅鳩是鷄之屬鷄自是沉鷺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



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潘時舉錄  
關雎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

以爲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于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芑今之苦蕒

葉賀孫錄  
關雎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芑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叠叠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



太姒其原如此

葉賀孫錄

關雎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葉賀孫錄

關雎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

黃卓錄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關雎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為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

滕璘錄

魏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黃卓錄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

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是名也

潘時舉錄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遠了某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



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某云詩人道  
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

鄭可學錄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

李方子錄

問兎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

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

鄭可學錄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

有玁狁

鄭可學錄

漢廣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  
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  
得一邊

陳淳錄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

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

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他人有心子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上

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

葉賀孫錄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



之化而未破其澤者却有意思

不知何氏錄汝墳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

是只是取以為此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

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

錢木之錄麟之趾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

成文理曰是

潘時舉錄麟之趾

問名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

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

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

見夫人之德也

潘時舉錄鵲巢

器之問采蘋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

且與兩存從來說蘋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

底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

錢木之錄采蘋

問采蘋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

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蘋是婦

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

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潘時舉錄

采蘋

問采蘋蔡以供祭祀采棗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爲之曰詩人且自如此說

廖德明錄

采蘋

問殷其雷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于詩則發乎情不同

鄭可學錄

殷其雷

問標有梅何以入于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

鄭可學錄

標有梅

問標有梅之詩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于此亦欲達男女之情

陳文蔚錄

標有梅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是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器之此詩召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



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錢木之錄  
江有汜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于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是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如何

葉賀孫錄  
何彼穠矣

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只是一句其語拙耳

滕璘錄  
何彼穠矣

騶虞之詩蓋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

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

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葭仁也

一發五豝義也

吳必大錄  
騶虞

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

萬人傑錄  
騶虞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沈憫錄  
騶虞



問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  
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栢舟下面更無貼  
意見得其義是比

潘時舉錄  
栢舟

陳器之疑栢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  
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  
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栢舟婦  
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  
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

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  
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  
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爲法如屈  
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  
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  
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李閑祖錄  
栢舟

器之間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  
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



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于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錢木之錄  
補舟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胡泳錄  
綠衣

特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嬀有不

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于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嬀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雅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于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拂



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嘆之

胡泳錄  
燕燕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  
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  
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有  
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  
見莊公已純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  
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日恐或如此

潘時舉錄  
日月終風

器之間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日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  
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  
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  
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  
可如何又如標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  
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  
見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  
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入之情處爲  
父母者能于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  
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  
但是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



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  
曰不知他亦須有此意

錢木之錄  
式微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  
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  
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  
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醉  
但賢者而為此則是不得志耳

潘時舉錄  
簡兮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  
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

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于彼地  
耳

潘時舉錄  
泉水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此當時必因  
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

鄭可學錄  
北門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  
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  
非不好底景象也

潘時舉錄  
北風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



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于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潘時舉錄  
靜女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于死之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潘時舉錄  
二子乘舟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呂燾錄  
二子乘舟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傷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陳文蔚錄  
于旄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終始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僂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于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

陳文蔚錄  
淇澳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子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于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葢房之北也

葉賀孫錄  
君子陽陽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日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鄭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爲君言也



黃卓錄  
狡童

問雞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雞既明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舊注謂夫人以蠅聲為雞聲所以警戒所恃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雞本未鳴乃借蠅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倘以為非信它夕其復敢言乎曰是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

吳琮錄  
雞鳴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

親迎所說尙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  
歲饒後錄十七卷中  
著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此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



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

董銖錄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敖耳桀桀與驕驕之義

同今田畝間莠最硬搶

吳必大錄

園有桃似比詩

黃升卿錄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于晉而

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

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

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

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法

不知何氏錄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黃升卿錄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

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即今之

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

九月成枉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

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



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黃義剛錄  
七月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鬻發之類是周正卽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爲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潘時舉錄  
七月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潘時舉錄  
七月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旣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卽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



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者正謂此也曰然

潘時舉錄  
鳴鴉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殺我管  
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  
管蔡挾武庚爲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爲人所殺  
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讐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  
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  
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  
出一場大疎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  
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疎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

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  
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  
民每日將酒去灌嚼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  
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  
管蔡歎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  
利于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  
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  
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  
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

沈間錄  
鳴鴉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



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  
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

潘時舉錄  
東山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  
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呂燾錄  
東山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  
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  
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  
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新我斧莫得闕壞了  
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

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  
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葉賀孫錄  
破斧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  
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黃義剛錄  
破斧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  
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  
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  
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

陳淳錄  
破斧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呈問曰先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着他關捩了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句一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

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

黃義剛錄  
破斧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

陳淳錄  
破斧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某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麓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麓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



識文理底盜賊之徒

陳淳錄  
破斧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葉賀孫錄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木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

後之說詩者悉委曲困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

葉賀孫錄  
九罭

狼跋其胡載鼯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畧似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爾此古人善于辭命處

吳必大錄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



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大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

沈僞錄

狼跋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

吳必大錄

狼跋



朱子語類 詩四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儲掌文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詩五

小雅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育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



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潘時舉錄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闕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于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翁則

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寃是圖豈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那二章正是逼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胡泳錄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爲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

潘時舉錄  
常棣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  
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  
句說得極好

董銖錄  
常棣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  
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醕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  
恐茅乃以酌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  
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醕酒也想古  
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黃榦錄字直卿未詳所聞年  
歲饒錄一卷饒後錄二卷中  
伐木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  
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

呂燾錄  
伐木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  
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  
以祭祀先公爲言五章則以徧爲爾德爲言蓋謂  
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  
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  
先生頷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  
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

潘時舉錄  
天保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  
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爲爾德則福莫大  
于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黃翰錄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吳必大錄

天保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  
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  
木犀亦然

呂燾錄

天保

又說采薇首章畧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

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旣出而不能不  
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  
矣四章五章則惟勉于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  
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  
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  
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  
或出于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畧耳

潘時舉錄

采薇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詩論非天下之至靜  
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大  
精巧耶曰正爲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關雎詩



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  
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

董銖錄  
出車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  
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  
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  
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隣國  
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旌旗未展  
爲卷而建之引左氏建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  
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  
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

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退不作人言豈不  
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瘁耳如此  
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  
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

董銖錄  
出車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  
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  
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  
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  
醞酒不成

甘節錄  
南有嘉魚



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

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

潘時舉錄  
蓼蕭湛露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機于三十里常度紀律

楊方錄  
六月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

大段戰鬪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潘時舉錄  
采芑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

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

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

乎尋常之田矣

潘時舉錄  
車攻吉日

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

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潘時舉錄  
庭燎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

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

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

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

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

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



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徐寓錄

斯干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磚也

然未可必

潘時舉錄

斯干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黃義剛錄

節南山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潘時舉錄

節南山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寃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



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鳧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

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于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小弁

有饒簋殮有捋棘七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

劉炎錄  
大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胡深錄  
大東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李方子錄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詞語思靈保兮賢媵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

陳文蔚錄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

葉賀孫錄

間赫韜有奭赫韜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赫韜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央皆然

葉賀孫錄

問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向來煞尋得

李方子錄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



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

黃卓錄

賓之初筵

周家初興時周原膾膾董茶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洋洋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直恁地蕭索

陳文蔚錄

茗之華

朱子語類

詩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趙繼樵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詩六

大雅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吳振錄

文王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便是帝命之也



劉瓛錄字用之三山人未詳所聞  
年歲建別錄十九卷二十卷中  
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  
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  
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爲一則其聚也其  
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  
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  
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他說也不可  
林子蒙錄  
文王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

萬人傑錄  
文王

馬節之問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

國自伐

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  
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文王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  
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  
有不可已又問太王剪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  
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于夷狄之  
邦强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于周大要天下  
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



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是武王爲亂  
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  
于泰伯亦云至德

鄭可學錄  
文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  
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  
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龔說時如今人  
言軍勢益張

黃義剛錄  
縣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  
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

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  
自極北起來漸漸强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  
他取了

輔廣錄  
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爲  
無甚義理之興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  
不要添字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  
王者以綱紀四方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第  
君子福祿攸降此是比得齊整好者也

滕璘錄  
榘樸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以彙推得之又曰



解詩多是推類得之

李方子錄

咸撰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

訓胡字甚好

萬人傑錄

械撰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  
畔援無然歆美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  
故見于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  
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美竊恐是說文王  
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美之意

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  
然

潘時舉錄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  
此蓋天意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  
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吳必大錄

皇矣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  
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  
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  
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



不足以容之爾

輔廣錄  
文王有聲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首尾要盡下

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咏底意思

黃義剛錄  
生民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  
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  
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  
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  
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輔廣錄  
生民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攸止處曰敏字當爲絕句  
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  
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  
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  
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  
可也

潘時舉錄  
生民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  
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  
意曰此兩事孰有大于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  
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及其恩



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既醉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銖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放此曰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却是後面幾箇誥詞好國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皇后太子貴妃皆

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下皆聽其辭

免一辭  
即免惟皇后太子用冊

董銖錄  
既醉

釋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游敬仲錄  
鳧寫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

楊道夫錄  
假樂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鄭可學錄

假樂

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卽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潘時舉錄

假樂

間第二章說旣庶旣繁旣順廼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可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于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

爲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君立宗事也問徹田爲糧處先生以爲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于不窟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窟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

潘時舉錄

公劉



時舉說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

潘時舉錄  
公劉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是可見故某以爲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

人必須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于一章也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民勞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且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楊道夫錄

錄中纔有些放肆他便知句葉賀孫錄云這裏若有些違理恰是天知得一般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旣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爲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

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脉不貫且反復熟看

楊道夫錄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于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潘時舉錄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涵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章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

楊方錄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于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邵浩錄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肯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着却只點檢威儀之未此決不然以史記者之武公卽位在厲王死之後宣



王之時說者謂是這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爲據又如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耳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芭亦有此說

黃營錄

抑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束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汝爲領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共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被這些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爲興或爲比或爲賦則曰詩兼備此體某謂旣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旣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體說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

陳淳錄

抑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鄭可學錄

雲漢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從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詩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眾艾說即名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

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

林夔孫錄

崧高烝民

黃義剛

錄小異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名康公之舊職

輔廣錄

烝民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



亦不姑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陳文蔚錄  
烝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陳文蔚錄  
烝民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



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卽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卽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不知何氏錄  
烝民

朱子語類 詩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周 鉞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詩七

頌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爲假也

李方子錄  
維天之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爲成王誦



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

劉炎錄  
昊天有成命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沈儻錄  
我將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

甘節錄  
敬之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直卿云此落成之詩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泮水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幽遷邵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



包揚錄  
闕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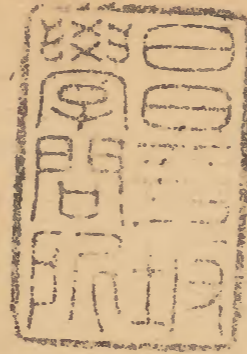
問玄鳥詩吞卯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

陳淳錄  
玄鳥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間斷

黃滄錄  
長發

朱子語類 詩七終



天保辛卯



